

高阳◎著

高阳版

李煜传

读懂了李煜人生中的伤有多痛，才更理解李煜词中的愁有多浓。



文匯出版社

高阳版
李煜传

高阳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阳版《李煜传》 / 高阳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496-2983-1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99831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9-2019-718

高阳版《李煜传》

作 者 / 高 阳

责任编辑 / 甘 棠

特邀编辑 / 刘 涛 赵芳葳 沈 骏

封面装帧 / 杨贵妮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356 千字

印 张 / 25.5

ISBN 978-7-5496-2983-1

定 价 / 56.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高阳

(1922—1992)

本名许晏骈，笔名高阳，祖籍浙江杭州，当代知名作家。

1962年，高阳因发表《李娃传》而一鸣惊人，此后专注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一生留下了90多部精彩纷呈的历史小说，代表作《胡雪岩全传》奠定了他当代历史小说巨匠的地位。他的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张爱玲、金庸、古龙、二月河、张大春等都是他的忠实读者，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

高阳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于各种史料涉猎极广，搜集极丰，并不遗余力梳理考证，写小说时信手拈来，文如泉涌。他的书既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又讲究历史的真实性，被读者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



高阳版 李煜传

读懂了李煜人生中的伤有多痛，才更理解李煜词中的愁有多浓。

轻松有趣·扎实有力

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 什么是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史书浩如烟海，大多枯燥无味，想找到一本既轻松有趣，又扎实有力的历史读物，犹如大海捞针。

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已推出：

- 《胡雪岩全传》：胡雪岩传记小说至高经典，其他版本大多是这套书的删减版或改编版。
- 《半小时漫画唐诗》：熟读唐诗三百首背后的故事，准确理解唐诗的原意、深意与诗意。
- 《大唐兴亡三百年》：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三百年大唐全史。

……

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只为你提供真正好看的历史读物：从史学泰斗、学界新秀的海量著作当中，挑选出有趣、扎实的作品；用小说般精彩生动的文字，散文般轻松细腻的叙事，社论般犀利独到的观察，讲述真实有力的历史。让你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享受阅读，不知不觉成为历史大师！

轻松有趣，扎实有力，锁定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策 划：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版 权：读客文化

责任编辑：甘 棠

特邀编辑：刘 涛 赵芳葳 沈 骏

封面设计：杨贵妮

插画师：周 玮

网 址：www.dookbook.com

投稿邮箱：dookchina@163.com

招聘邮箱：xyzp@dookbook.com



读客®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轻松有趣，扎实有力

目 录

第一章	相见欢	001
第二章	玉连环	039
第三章	病中人	078
第四章	中下签	109
第五章	夜宴图	150
第六章	玉楼春	186
第七章	风乍起	235
第八章	汴梁行	281
第九章	战江南	316
第十章	润州宴	352
第十一章	离别难	374

第一章 相见欢

“好了！”李煜挥一挥手说，“再紧要的事，都搁到明天再说。我要写一两首词，试一试新造的纸。”

“是！”汝南郡公徐辽、文安郡公徐游兄弟，以及清晖殿学士张洎，齐声答应着。他们都深知国主的性情，填词作诗是他的第一大事，而且构思的时候，穷搜冥想，独坐如痴，除了侍奉笔墨的内监宫女以外，不容外人在旁，所以虽觉得还有好些军国大计，亟待他裁决，亦不能不遵命退出澄心堂。

接着是砚务官李少微进谒。此人籍隶歙州，本来是个有名的砚工。李煜的父亲元宗李璟，性好翰墨，特地将李少微召入宫中，设一个砚务官的官职，专置其人。李煜接位，扩大了砚务官的职掌，造砚以外，并管上用的笔墨纸张。此刻要试的纸，就是李少微花了一年多的工夫，反复监工试造，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成品。

一展开来，李煜便喝一声彩。纷光致致，滑如春冰。定睛细看，纹理细密，竟像茧子。

“官家！”李少微是用沿自五代的称呼，叫皇帝为“官家”。他矜持地

说：“御手试摸纸看！”

李煜伸手一摸，便舍不得释手了。“厚、软、腻！”他精确地用这三个字来形容赞美，“比薛涛笺好得太多了。”

李少微越发矜持：“官家，试捏皱了纸看！”

李煜如言照试，将纸角捏成一团，然后松开。李少微随即弯腰上前，将捏皱了的那一角，用手一捋，抹了几下，纸上微显折痕，但纹理并未折断。

“好极了！”李煜十分高兴，“薛涛笺太脆，经不起这一捏！”

“原说官家是法眼。”

“可惜！”李煜微感不足，“纸幅太狭，不堪做诏命。”

“‘宣麻’另有麻纸。”

麻纸共分两种，一黄一白——以黄麻和白麻，劈作细缕，做经纬嵌入纸中，细密坚实，纸幅阔大。用此“宣麻”任命将相，威仪昭然，可真显得隆重了。

“外观尽善尽美了无瑕疵，却不知道受墨不受墨？”

“待官家自己试！”李少微退后两步，躬身说道，“小臣在殿外伫待恩命。”

“试得好，自然有重赏。”李煜笑道，“在殿外等赏，可也太心急了吧！”

“小臣不敢！是想等官家试了纸，亲闻天语褒奖，好回去转述于出力臣工，同蒙恩荣。”

“这还罢了，我便当面试与你看。”

李煜略略沉吟，想起前一天黄昏在华林园开筵观舞的情景，随即提笔写下七个字：

晚妆初了明肌雪。

落笔之初，便知道真是好纸，因为感觉上笔锋流转自如，有心手相融

之乐。写完细看，墨辉不滞不漫，恰到好处，越显得名匠李廷珪父子所造的墨，宝光隐隐，不同凡俗。

李煜只是笑，踌躇满志到极处，反倒无话。李少微当然了解他的心意，随即凑趣说道：“小臣要乞赏，乞官家赐封嘉名。”

“你是说给纸题个名字？”李煜细想了一下，“纸太好了，反而无可形容，就以澄心堂为号吧！”

澄心堂是大政所出之地，整个江南最紧要的一处地方，用来作为纸的名号，足见贵重。李少微也非常得意，随即磕头谢恩。

“你的龙尾砚、吴伯玄的笔、李廷珪的墨，”李煜指着书案上的文具说，“如今加上澄心堂纸，真是文房四宝。来！”

他召来内监，传谕赏李少微及他所属的纸工，朱绢两百匹，白银一千两。

“晚妆初了明肌雪。”李煜轻声念完自语，“这应该是《玉楼春》的起句。对！正该用《玉楼春》！”

于是玉楼春色，如在眼前。楼是景阳楼，在台城建康宫北面的华林园内；楼前有口胭脂井，又名辱井，是陈后主与张丽华躲避隋军逃遁之处。不过两百年前的《霓裳羽衣曲》，都几乎失传，何况陈后主至今，事隔四百多年，谁还记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往事？

“人间能得几回闻”的《霓裳羽衣曲》，唱尽了唐玄宗在位前期的繁荣绮丽，但也唱来了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五代以来，兵革相寻，此象征开元盛世的太平法曲，久已失传。直到前年，才由李煜的爱妻——国后周氏，细按旧谱，妙造新声。

周后是已故司徒周宗的长女，小名娥皇，十九岁嫁给比她小一岁的李煜。她盛于容貌，更富于才艺，通书史，精刺绣，琴棋歌舞，无所不能，而公认周后的绝艺是琵琶。元宗亦好音律，将一具视作宝器的“烧槽琵琶”，特赐儿妇。就用这具可以媲美蔡邕的“焦尾琴”的琵琶，周后创作了许多新曲。而她最了不起的成就，终还是根据残谱，重现了盛唐遗音《霓裳羽衣曲》。

这是所谓大曲，也是舞曲。而轻歌曼舞，却由周后一手传授。昨天是为了欢迎一位嘉宾，周后特地在景阳楼前，传召宫娥，当筵起舞。李煜由“晚妆初罢，肌肤如雪”的妙龄少女想起，一面回忆当时的光景，一面低声吟哦：

晚妆初了明肌雪，
春殿嫔娥鱼贯列。
凤箫吹断水云间，
重按霓裳歌遍彻。

想到了吹箫的“嘉宾”，李煜记不起筵前醉人的是酒还是人，只记得怕酒多了出丑，为宫女所笑，必须逃席了。

于是回忆逃席以后的情形，是一个人躲到了光昭殿前，陈后主所起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月下凭栏，悄悄为遥度的歌声按拍。不道有善解人意的宫女，暗暗跟了来，临风飘下香屑，为他解醉。那番情味，倒比身在急管繁弦之中，更来得令人难忘。

于是，“换头”的后半阙《玉楼春》，他也有了：

临春谁更飘香屑，
醉拍阑干情味切。
归时休放烛花红，
待踏马蹄清夜月。

用吴伯玄的兔毫笔，在澄心堂纸上写了下来，李煜重看一遍，觉得语语写实，而自然空灵，相当得意，随即揣起诗笺，向门外走去。

侍候在廊上的内监裴谷，一见便即喊道：“备檐子。”

“檐子”就是椅轿，为贵人宫中代步之具。李煜觉得到瑶光殿不过一箭

之路，而且艳阳之下穿越花径，正宜步行，便摇摇手说：“不要！”

沿着花圃中的小径，曲曲行来，经过一座白石平桥，便是一弯清流所环绕的瑶光殿东面。殿前殿后，一片寂静，只听得“蹦蹦”的轻响——是北窗下，宫女的银针，刺破白绫所发出来的声音。

李煜不由得便吟出旧句：“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

刺绣的宫女，听得吟哦的声音，抬头一望，随即匆匆起身，赶了出来，微笑着行礼。

“国后呢？”

“只怕睡着了，待婢子去通报。”

“不必！”李煜摇着手说，“我看看去！”

周后的卧处在瑶光殿西室，门关着，但碧纱窗却撑起一半。李煜探头内望，周后正搂着四岁的小儿子仲宣在午睡。母子俩的脸上都似浮着笑容，睡得那么恬适香甜。他有天大的事，也不忍去惊醒，何况，也只不过是想找爱妻一起来欣赏这阙《玉楼春》而已。

他蹑手蹑足向阶下走去，远离窗前，才低声嘱咐宫女，千万不可惊动周后母子。然后，他绕殿而北，走完甬道，到了歧路口了。

他站住了脚沉吟，而脑际一浮起那位嘉宾的影子，心头便没有来由地升起一股无可言喻的兴奋喜悦。于是脚步不折往东，不折往西，自然而然地一直向北。

北面是瑶光殿的别院，一带碧瓦覆护的白粉墙，围着一座画堂。院门开在南面，但正屋却是坐西面东。每天旭日临临，将一座施朱髹金的画堂，闪耀出万道霞光，一片瑞霭，真个如元宗亲题、高挂在上的匾额中所说：“紫气东来”。

元宗好佛亦好道，当年以此处为养静悟道之处。而这时候这里却安置着一位与黄冠鹤氅全不相称的嘉宾：周后同父同母的胞妹。

两姊妹相差十四岁，周后今年二十九，她的这个名叫嘉敏的妹妹才十五。十年前周后初嫁，嘉敏曾经随母入宫来会过亲。五岁的小女孩，了无

所忆，等于未曾来过。以后，周宗病歿，她跟着母亲回到扬州原籍，一直就不曾来过金陵。十年工夫，长得娉娉婷婷，几乎连周后都认不得自己的嫡亲妹子，更不用说做姊夫的李煜。

然而不过半天的盘桓，李煜对她即已异常熟悉，因为他从嘉敏身上找到了她姊姊所失去的东西——少女的清纯。李煜在周家初见娥皇时，正仿佛如今嘉敏的年岁，长发披肩，骨清神秀，望去令人想到曹子建笔下的洛水神仙。那时他刚从有才而无行的冯延巳学词，曾为娥皇写过一首《长相思》：

云一綯，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娥皇的“云一綯”早就梳成宫妆高髻，如今正该移赠嘉敏——她那抛在枕畔的一弯黑亮的头发，真让李煜看得傻了。

忽然，门上碰出声响，倒让他吓了一跳，定神细看，才知道误碰了名为“珠锁”的门饰。而这一碰，也惊醒了在画屏下、绣榻上面向里睡的嘉敏。

“姊夫！”嘉敏有些惊，也有些窘，一翻身用手撑坐着，首先就检点身上的衣衫，怕睡梦中有什么不雅的痕迹，落在姊夫眼中。

还好，一袭“天水碧”——淡绿色绣红白荷花的袖衫——衣纽扣得好好的，不算衣衫不整，仓促之间，也还可以见得君王。

“小妹！”李煜袭用娥皇对她的称呼，歉意地笑道，“扰了你的清梦！”

“本来也该起来了。”嘉敏踏下地来，定定神招呼，“姊夫请坐，失陪片刻。”

说完，她惊鸿避影似的，一闪身隐没在画屏后面，然后听得衣服窸窣。突然间，如一团彩云飞起——那件绣衫抛搭在画屏上，扬播出一阵非兰非麝的异香。

李煜的词兴又来了，脱口念道：

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

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姊夫，”嘉敏在画屏后面问道，“你在念诗还是念词。”

“词。”

“词？”他听到她口中似乎念念有词，然后又听得她用欣快的声音说，“对了！是词。两句七个字，两句五个字，先用仄韵，后用平韵，不是《菩萨蛮》吗？”

“一点不错！”李煜很高兴，“小妹，原来你也懂词。”

“我哪里懂？刚才姊夫念的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出来。”

人随声现，嘉敏已换了玄色罗衫，白绸长裙，束一条红色丝绦，色彩夺目，吸住了李煜的视线，以至于使得他无暇去看宫女递上来的茶盅，只伸出手来，往一旁空抓。

嘉敏掩口一笑，接着微微瞪了宫女一眼，因为她也在为李煜的忘形而好笑。经过嘉敏眼色的警告，宫女才有庄重的神态，她谨慎地将茶盅递在李煜手里，说一声：“官家，请用茶！”

李煜喝口茶，定一定神，记起刚才中断的话头，接着往下说道：“小妹，我不相信你一个字都没有听出来。你骗我！”

“只听出四个字。”

“哪四个字？”

“画堂昼寝。”嘉敏紧接着问道，“姊夫，你刚才念的是旧作？”

这表示她没有想到他有出口成章的捷才。这倒也好，如果是即兴之作，那么“画堂昼寝”指的是谁，不问可知，而她亦就一定会要求自己再念一遍。虽然字面并无明显的绮语，但偷窥小妹昼寝，而且比作刘阮误入天台，说来到到底是件有欠光明的事。这半阙《菩萨蛮》，能不能留稿，尚待考虑，自以掩藏为宜。

因此，他这样答：“是，是，是旧作。这首词不好，我另有一首词给你看。”

于是，他的那一首《玉楼春》和名匠心血浇灌而成的澄心堂纸，嘉敏做了第一个鉴赏者。当然，她重视的是词。她一遍又一遍地吟读，长长的睫毛掩映着黑亮的眸子，不断地随着字句的换行而眨动，仿佛暗夜中的星星闪烁。在李煜的感觉中，是那么遥远，远得高不可攀，而又是这样接近，近得伸手可摘。

突然间，嘉敏一惊，惊得一阵抽搐。这使得李煜也受了惊，同时发现彼此吃惊的由来，他不安地缩回了不知不觉中伸到嘉敏肩上的手。

两个人都有些忸怩，不过，很快地都恢复了常态。

“小妹，”李煜问道，“这是写昨夜的光景，你觉得怎么样？”

嘉敏定定神答道：“上半阙，我是身历其境。如今读了姊夫的词，舞步歌声，如在眼前。下半阙的情景，我就知道了。”她抿嘴一笑，“我只知道姊夫逃席，原来是到‘情味’深‘切’的地方去了。”

慧黠的少女，总爱说这些隐约其辞的话，无须深辨。李煜只这样说：“就词论词，你倒评一评看。”

“我哪里敢？不要说是姊夫写的，什么人的词，我也没有资格评啊！”

“不要这么客气，倒显得虚伪了。”

这是激将法。嘉敏不愿承受“虚伪”之名，自然中计，她很用心地想了一会儿，不客气地批评：“结尾两句‘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想来姊夫当时有那番不愿辜负月色的意思，曾经这样吩咐过。可是，姊夫昨夜并未回宫，这两句词就没有着落。这且不去说它。换头‘临春’的‘春’字犯重了——”

“小妹，”李煜对自己的作品也是很认真的，不由得打断她的话说，“填词在字眼上犯重是常有的事。”

“不但字眼犯重，境界也犯重。临春阁与‘春殿’，请问，何所区别？”

“这——对了！”李煜用指甲轻搔着头皮说，“是有些儿不妥。小妹，你看该换个什么字？”

“不如换作‘临风’，这才显得下面那个‘飘’字用得好。再说，高阁临风，用‘风’字是暗写临春阁，与明写春殿，前后照应，似乎韵致要好一些些。”

“岂止好一些些？好得太多了！”李煜心悦诚服得有些激动了，“小妹，你真是我的一字师！”

“姊夫，”嘉敏欣慰得意之余，还忘不了回敬一句，“你客气得虚伪了！”

“肺腑之言！小妹，我很高兴。你竟是我的文字知己！真的，文字知己。”

看他那样认真的样子，说这些话时，脸都涨红了，使劲地做着手势，似乎唯恐她不信他是肺腑之言似的，倒使得嘉敏困惑了：自己是真的对词有那么高的鉴赏力，还是只因为格外喜爱他的词，整个心灵贯注其中，领悟得深了，才能说得出这番道理来？

在李煜的炯炯清眸逼视之下，她无法去仔细分辨自己的感想，同时也无法承受他这种视线，只矜持地微笑低头，轻轻答了一句：“姊夫，说得我太好了。”

“你原有那么好嘛！”李煜不自觉地又伸手过来，握住了她的手。

这回她不似刚才那样吃惊，只觉得心跳得厉害。他那只手温柔而有力，手心并不算很烫，但却烧炙得她喉头发干。于是，她试着去挣脱，而他却握得更紧了。

为了解除窘迫，她要找句话来说。一瞥之下，勾起多少年来的好奇心。“姊夫，”她很快地说，“我看看你！”

是这样一句话！李煜大为惊奇。他放开了手，微昂一昂头，做出一个不在乎人看的姿态。

她只看他一双眼睛，清澈而又蒙眬，如薄雾笼罩的寒潭。细细看去，右

眼中有她的两个影子。“啊！”她高兴地惊呼，“到底让我弄清楚了，什么叫重瞳子！”

原来为此！李煜有着爽然若失之感。

“太史公说，大舜与楚霸王都是重瞳子。姊夫，”她含笑问道，“你佩服大舜，还是楚霸王？”她却又不等他开口，紧接着为他做了答复，“自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姊夫，你不会以成败论英雄吧？”

“虽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还是佩服大舜。”

嘉敏有些失望，而且立即表现在脸上，却又要强作解人。“我懂了！”她说，“你想做一位圣君！”

“何敢望此？我另有佩服他的地方。”

“是什么？”

李煜是在跟他的小姨妹开玩笑，但对话交换到关键上，他却笑而不答。因为小姨到底是小姨，开玩笑得有分寸。

而嘉敏以为他是词穷而遁，越发得理不让人。“是什么？是什么？”她咄咄逼人地追问。

李煜依旧笑而不答，旋即想到，这样的态度可能会惹她不快，便装得真像词穷似的说：“好了，小妹！我们不谈这个。”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

她那得意的笑容，使他有微微的反感，口一滑，到底把话漏出来了。“小妹，你的小名叫什么？”他问。

“姊姊没有跟你说过？”

其实说过，他有意否认：“没有。”

“那么，姊夫，你猜！”

“你姊姊叫娥皇，你不就该叫女英吗？”

嘉敏顿时将脸一沉，再无言笑。李煜深以为悔，不敢再往下说，又略坐一坐，起身离去，抄近路回澄心堂去休息。